

谢其章 著

搜书记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搜书记

谢其章 著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搜书记 / 谢其章著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06.7
ISBN 7-80713-296-5

I. 搜... II. 谢... III. 私人藏书—历史—中国—
现代 IV. G258-8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64996 号

责任编辑 徐峙立

装帧设计 李海峰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**山东画报出版社**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042 82098047

网 址 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cb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规 格 150 × 228 毫米

16.25 印张 141 幅图 170 千字

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

定 价 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小言：二十年搜书自供状

我的买书，初无方向，兴趣所至，“揽进篮子都是菜”，很是交了一笔学费后，慢慢才悟出一点道理。买书，无非几个动机，一点动机没有也是一种动机，听了别人介绍后买书是从众心理，专买名著和畅销书是最多的一种动机，纯粹为了实用也是比较多的动机，最等而下之的是为了装样子的买书，甚嚣尘上的“礼品书”就是为这种动机的买书人量身定做的。我现在动机是兴趣加实用，所谓实用，就是一本书的可写性占多少，资料性占多少，稀缺程度，价格几何，封面是否漂亮，一言以蔽之，对我的作文有没有帮助。经济条件是实用主义的决策人，你只能够“买购买力以内的必需品”。一个人的读书趣味是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的，到了比较高的年纪，变化基本停步，固执己见听不进不同意见，变成一个无趣的人，究其根源，或许还是书读得太多的缘故。买书很多的人不一定是读书很多的人，反之，读书很多的人不一定是买书很多的人。我买书算比较多的人，读过的书或者认真读过的书却少之又少，所以我写买书记远多于读书记。总是给自己一个理由，将来会读的，现在准备着是“蓄书娱老”。为了在读书与买书之间找一个平衡点，此次写《搜书记》是个契机，可以细细查查以前着急八火买的书都读了没有？迄今翻过没有？是不是可以宣布买书到此为止，读书从此开始呢。

记得十五六年前的一个和暖的下午，我从琉璃厂海王邨旧书铺出来，

站在院子里等人，过来一年长者，见我手里拎着一捆旧杂志，便问我买去做啥？我信口回了一句：“藏书呀。”长者惊诧：“你藏书？！”至今犹记得他老人家那神情中的不屑与轻蔑。我现在理解了“藏书”的分量，长者轻蔑有理，我应该回答“喜欢”或“买回去看着玩”，回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该说自己是“藏书”，真不知天之高地之厚。现实生活中却非如此，前几年楼门里还实行每户轮流查水表、煤气表、电表，有一次轮到我家被查，查表的又是一位年长者，见到寒舍的一排书柜，惊诧地问：“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，藏这么多书？！”楼内“鸡犬之声相闻”，只有查水电时才来往，我这回一笑：“这还算多啊？”他以为我是在文教部门上班呢。这样的情形碰上几回“友邦惊诧”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正经家庭过日子，不该有这许多书，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，你就是藏书，或者封你为藏书家，如果自己再缺乏自知之明地一五一十地数起了藏书的数量，那真的是“愚不可及”了。

我还是喜欢“攒”（zǎn）这个字眼，攒是随便玩玩，一涉及“藏”，就太近乎正经八百了。我有攒书的念头始于“文革”年代，某次花六分钱买了一小册革命宣传材料，把它谨慎地收藏在抽屉的旮旯，那是我的“书之初”。很奇怪，那么一刹那的念头却永久清楚地记住了，凡事讲究“深挖思想根源”，我的根源始于六分钱。

父亲是研究明史的，与吴晗、谢兴尧等明史专家有过交往，邓拓还批阅过父亲的文稿。为了明史，父亲不顾母亲反对，举家从上海迁往北京，理由是北京是明朝之都，研究起来方便。等我少年时，家里已有一面墙的书柜书架。几十年风霜雨雪严相逼，父亲的藏书损失殆尽，有时候是旧书店的人上门收购，还有的是自己拎到旧书店卖掉。我更对跟着父亲去卖书感兴趣，收旧书的是一长柜台，你要卖的书放在上面由老师傅挑——“这个打七折，这个打九折，这些只能上秤了。”我觉得好玩，哪里懂得大人卖书时的苦酸。父亲的藏书目录现在我手中，我常问他，“这本怎么没了？这本还在吗？”他说都为了你们换饭吃了。当年用过的

书柜早已无影无踪，仅剩下一个四层的书架在我这里，几次搬家几次处理旧货都没舍得淘汰，永远地作为一个家庭书史的纪念物罢。

父亲的藏书不能满足少年时代我的阅读兴趣，还是与同时代同龄人一样，喜欢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红岩》、《烈火金刚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林海雪原》一类的经典革命小说。这十几年来，我已悄悄地把少年时读过的后来全丢弃的这些红色小说，一部一部从旧书摊淘了回来，当然不是新版的，必须是五六十年代初版的，最好还是插图本。别小瞧了这项怀旧，虽说当年这些书的印量都是几十万上百万，但真正淘到一本“九品”以上的，还真不是“手到擒来”那么容易。小说传阅的人多，污揉折损者占绝大多数，攒书当然要挑洁净的，所以增加了难度系数。不光是初版，不光是插图本，难度最高的是当年印量很少的精装本，《暴风骤雨》、《红岩》、《敌后武工队》、《创业史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播火记》，寒斋都是九品之上的精装本，我把这些书看得很重，旁人不解，常笑话我档次低。他们哪里明白，这不是简单地怀旧之情，更多的是“怀穷”，那年月哪有买书的闲钱呢？看书都要跟人家借，限期还书。现在富了绝不该忘了过去，“伤哉贫也”。在读小说中，我们美好的少年岁月一页一页翻了过去。

插队八年，当然是什么也攒不成了。“三言两拍”之类的旧小说成了知青们的“最爱”，看得太热衷终于被积极分子告发，派人来查，我们只好一页页撕下扔到灶火里烧掉，至今犹记火光中迷茫的思绪，书荒年代心更荒。书籍成了危险品，一看书，就有人汇报你不热爱农村不热爱劳动。某日，我随手写了谭嗣同的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在宿舍的柱子上，村支书见了，马上质问是什么意思，什么倾向？能有什么高见，闲得无聊呗。有一个冬季没回北京过春节，想趁着宿舍没人之时，悄悄地读一遍《红楼梦》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上级又给安插进几个当地的知青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《红楼梦》没看成，白受了一冬的罪。

回城之后，找工作谈对象结婚找房子生孩子，蹉跎岁月，混混沌沌，几乎把书给忘了。一切稍安，“攒”书之念又冒出来了，正所谓“六

根未除，七情不绝”，一碰到适宜的温度和土壤，它总会冒出来。市面上“书禁”大开，书越出越多，不胜其攒，也难怪吕叔湘责怪“书太多了”——那真是一篇妙文。结婚时，我的“嫁妆”也就是十来本书，其中惟一的旧书是父亲劫后余存的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，我对郑振铎对版画感兴趣，皆因此书而生，甚至买了千元之巨的《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》，一对比，新翻印的版画没有旧翻拍的版画来得有味道，终于醒悟：旧书之魅力来自陈旧感，“翻旧”终不能“如旧”。从此开始弃新迎旧，一脚踏进琉璃厂旧书铺。彼时旧书业早已过了鼎盛期，自己又不知门径，瞎打瞎撞，花了不少冤枉银子买回一堆垃圾。那时极少指导“藏书”的书，全凭个人悟性，悟性好的动手早的，终于成为藏书家，悟性差的跑跑颠颠一事无成，马齿徒长，枯坐在藤椅里感叹如烟往事。我比较过同年龄段的一些上一辈藏书人，总在琢磨，他们之间的差距为什么这么大？成功者为什么总是少数？悟性，是惟一的解释。藏书，缺少了悟性，成不了气候。现在的形势更严酷，光凭悟性也不灵了，缺乏足够雄厚的金钱，亦只能是干瞪眼。

下乡插队绝非自愿，时势所迫。学校一个劲地催逼，我当时不由得联想“十二道金牌”催岳飞回师的故事。还抄下过马克思在十五岁时作文中的一段话：“我们往往不能自由地选择适合于自己的职业，因为当我们能够决定客观条件之前，客观条件已经决定了我们。”后来喜欢上旧书刊，又使我想起马克思这句少年老成的话，变更一下即符合旧书业现状——“我们往往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旧书，因为当我们有条件购买旧书之前，旧书时代已离我们而远去。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旧书店已见不到像样点的旧书，我使劲地回忆那几年流连旧书铺的情景，也没有想起什么太值得今天大后悔的货色，而且那时候旧书已成为紧俏货，不走后门是买不到的，消息再不灵通，更是求书无门。有人说，旧书价从来没有便宜过，一直高高运行在普通家庭支付能力的水平线之上，事实确是如此，一本三十年代世界书局版的

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，要价四十元，我只是因为喜欢它的封面买了，父亲说太贵。二百册连号的《立言画刊》（三十年代，北平出版）要了我一千七百元，八十年代这是一笔大钱，将近两年的工资。我有记日记和记书账的习惯，每一本书都有登记，买便宜了还是“冤大头”了皆一清二楚。二十多年在旧书上一共扔进去多少钱，皆有账可查，误差不会超过一百块。每年年尾，最怕总结书账，不算不知道，一算吓一跳，又把活钱变死钱了。“物常聚于所好”，所好必大费，深藏必厚亡，道理全懂，就是一瞅见书就管不住自己。藏书家姜德明先生在拙著《漫话老杂志》序中说：“随着古旧书刊的日渐稀少，近十多年我已很少进旧书店的门了。平时倒喜欢看别人写的访书记之类的文章，似乎亦可代替逛旧书摊的乐趣。发现人家挖掘到不经见的版本，也很惊喜，羡慕，甚至会引起往日访书时的热情和冲动。”

“热情和冲动”是爱书人内心的真实感觉。一旦失去了对旧书的“热情和冲动”，那就说明你真的与书俱老了。每年结账时都告诫自己来年一定要压缩购书开支而来年仍积习难改，“一见旧书就想掏钱”，这就是冲动，这就证明你还年轻。若想永葆青春或返老还童，那就攒书吧。

冲动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。刚才老埋怨书价贵，其实二十年来也捡过不少便宜。这里说的便宜特指“增值”。比如当年在海王邨旧书铺看到一套《吴友如画宝》，特别喜欢，标价三百元，相当于半年的工资，拿下来看了好几回，终于咬牙买回家。现在呢，拍卖会上随便拍一套都是万元以上，增值了多少倍？还有一些旧书刊是旧书店店员愣推销给我的，说是帮忙多卖点他们好完成销售定额，不想要，碍于情面只好买下，歪打正着，其中的一些品种正巧与眼下的热门合拍，增值无疑，如清末铅字版《泪珠缘》，我对言情说部不感兴趣，买后即束之高阁，后有专事搜求旧小说者出很高的价叫我让给他。周作人的旧版书是时下最热门的旧书，动辄即千元一部，旧书店一二十元卖给我十几本，当时还嫌贵，推掉了几本，傻不傻？喜欢旧书的人很少又同时具备精明的投资理财眼光，

缺乏“复本意识”，买重了的复本，必除之而后快，如我一次碰上过三本《蕉窗话扇》，我只挑了品相最好的一本买了，正确的作法应该是三本都买下，此书后来增值十倍。现在回想，以书养书，以书易书，都离不开“复本”概念。

常买旧书的人还容易犯另一个错误(或称误区),那就是为一本书而讨价还价,总想着省一点钱,结果交臂失之,跑了好书,追悔莫及。其实,买旧书本来就是一件浪费金钱的蠢事,一次决策失误就会导致一大笔损失,而这笔大损失顶得上你十次小的“讨价还价”。事到临头犯糊涂,就拿2003年春天“非典”时的(4月17日,星期四)一件笨事说吧。十点钟入报国寺文化市场,已经算晚的了,可运气来了,一个摊主从箱子里拿出三册《大美画报》,大开本,封面分别是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蒋介石,要价每册三百元,摊主说是从四川带来的货,我跟他讨价还价,说二百元一册,他说不行,我转了一圈跟他说蒋介石我不要,那二本给你五百元,他不干,说五百七十元吧,我还到五百五十元(其实就差二十元钱),那人坚不让值,我一赌气又转摊去了,我想再耗你一会儿你绷不住就得按我出的价卖给我。大约半小时后再去,摊主说卖掉了,而且三本全卖掉了,我以为他诚心气我,不信,他打开箱子让我看,确实没了。就这么贱就这么悔,一天都闷闷不乐。回家一查资料,《大美画报》何其要紧稀见之物!更悔更恨更骂自己。过几日有书友告诉我《大美画报》出现了,没出报国寺,被另一摆摊的人买去了,现挂在他书铺里。一进书铺价要长上二倍,为了惩罚自己,再贵也要买,让我记住这个教训,赶紧赶到,东西还真在,一千块钱一本,二倍都估算少了。与店主商价,阴阳怪气地拿一把,说是要买就三本一起买三千块,我说二千吧,坚不让值,态度又极劣,一气之下走人。后又托熟人去说情,店主一口回绝。归家闷闷不悦,又过了一周,心想三千就三千吧,冲。再去,“阴阳怪气”还在,画报却不见了,问那厮,答卖掉了,不再与之理论。自我安慰,这东西本不该归我,缘分未到。可心里仍在琢磨,是真按那个价卖了还是

店主自己镇库了？唐弢说过此类人“说话痴痴癫癫，而卖不卖确乎是他的自由，我除懊丧之外，毫无办法”。

多少年买旧书的经验告诉我，与贩书者永远成不了朋友，双方立场截然对立，你恨他怨他，他也恨你怨你。

过去多是与旧书店打交道，如今旧书店名存实亡，只得转向地摊与拍卖。拍卖比拚的是财力，地摊比拚的是眼力。有书友在地摊买过郑振铎的藏书，书极度好价极度廉，此公风雨无阻地游逛潘家园旧书摊，甚至就近赁屋而居，为的就是方便淘书。地摊捡到古籍善本之“漏”的概率几乎为零，但是目标锁定近现代出版物或者域外出版物的话，还是经常有意外之喜的，尤其是不为大家重视的零本刊物。港台早期文化刊物，亦时隐时现。我最多一次买到过二百册《大成》（董桥云：文化不光在“四书五经”里，也在《大成》里），自创刊号至一百期的《广角镜》（香港），三百多期《中外杂志》（台湾），一百多期《传记文学》（台湾）。我的近乎全套的《香港文学》硬是一本一本在地摊上配来的。摆地摊者多为农民兄弟，多半还保存着朴实的民风，虽然内杂有“刁民”，但毕竟较门脸中的店主嘴脸耐受多也。淘旧书不光是图得好书还希望双方理解沟通，都是“晚娘”面孔，逃之夭夭，避之惟恐不及。

有一件事我不必谦虚，我是那少数最早关注，最先涉足古旧书拍卖的先行者和实践者中的一个。不管别人如何“后来居上”“后生可畏”地赶超过去，“资深”这个名分我是当仁不让的。何谓资格老？1993年9月23日开天辟地第一槌的“北京首届罕见图书拍卖会”，本人便观摩与观战，那场拍卖的预展还要二块钱的参观票，参与拍卖还要花30元的入场券，这一票一券我都妥为收藏，老资格，有物证。爱书者“闻书色动，虽千里必宛转得之；见书欣悦，以致徘徊不忍去者”。拍卖即是换一种方式的买书，焉能不闻风而动？十年拍卖路遥遥，越是艰险越向前。自己一直是靠工薪买书的，买书又一直有个大致的范围，这主客观的两个因素始终贯穿于我的十年竞拍史，我“举牌”的高度也一直呈水平运行，既

没“贫儿乍富”过，也没放弃过举牌，心有千千结，十年一总结，本书里有拍卖史的记录，我一个人承担竞标失败的酸楚，愿与他人分享槌落心安的快感。于此，说上一句，古旧书拍卖图录的搜求是一个有潜质的专题，宜乘早下手。

我曾抄下过一句规劝藏书者的话：“不可无书，无书譬如，不可广集，书多为奴。”我们多半不算无书之誓者，但我们很可能是书的奴隶，因为我们攒的书一辈子也消化不了，怎样才能给藏书找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呢？写书是一个好办法。感谢时下宽松的出版环境和编辑们的宽大为怀，短短几年，我已经出了好几本书，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，中国书店的老店员曾对别人讲“小谢这些旧书刊可让他发挥作用了”。这话我特爱听。虽然现在的“书”含金量太低，严格点讲，那也能称之为“书”？但出书的一大好处就算是对个人多年的收藏予以梳理利用，也许对某些读者有点用；另外就是再挪用家庭“公款”购书较为理直气壮。善良的人们，对“书”的外在形式还是蛮有敬畏心理的。

从六分钱攒第一本书到已经出了好几本书，既是个人生活史的缩影，亦是世事沧桑的写照。有书可藏，“愿使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”。

二〇〇六年四月五日于老虎尾巴

目录

1 1986 年

平板车上的《领袖们》；开介绍信买刑事犯罪侦破书；少年偶像庄则栋的《闯与创》；革命军事博物馆办书市；崇拜基辛格；周瘦鹃死于“一筷荤菜”；买文革前《北京晚报》；怀念东四南大街的“旧报刊集配部”。

11 1987 年

直闯编辑部购《编译参考》；私人小书铺兴起；始终没有称心如意的书柜。

16 1988 年

京华淘书路线图；被糟改的古代木刻版画。

19 1989 年

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；王利器《古代笑话集》颇合我意；降价一半的《艺林旬刊》。

22 1990 年

中山公园读《书味集》；集刊如集邮；《紫禁城》大全套；《北洋画报》影印本大全套，现市价 4000 元；购旧杂志清单至今犹存。

32 1991 年

惊闻孔师傅逝世已火化；托学兄上海买书成泡影；六十年代“万种杂志任君选配”；老集邮家的回忆如梦如幻；以刊易刊说《古今》。

40 1992 年

巴金藏书不上锁；处女作登在《燕都》；姜德明赠书《燕城杂记》；自己设计图纸别人施工的书柜；献血不忘淘书；白头店员在，闲话说旧书；喜得《良友画报》；俞家故物《朔风》；毛边本《北京乎》至今未裁。

48 1993 年

《罗克威尔画集》八斤重；买《金瓶梅》介绍信级别不够；雅马哈摩托搜书客；古旧书拍卖敲响第一槌；周作人创刊号均成交；《田说古籍》推动市场。

55 1994 年

中关村旧书跳蚤市场寿命两年；“穷之赏味”演变“独坐候穷”；买书碰到“官大一级压死人”；老先生看我不像歹人；雷梦水旧信永珍藏；《集邮》杂志四十年纪念叨陪末座；中关村地摊冬日得《文学》。

63 1995 年

隔窗看了一眼刘广振老人；“六场绝缘斋主

人”十年磨剑未出锋；京城作家藏书规模有如书店者；黄裳题记《榆下说书》；地坛有地摊，老者无老书；琉璃厂古旧书拍卖走上正轨；“洋烟画”拍场得宠；结识“伤心人”；后秀才胡同老屋老藏书人。

74 1996年

买书不还价被人当生瓜；“小偷偷错了人家”警察说的；地摊觅得黄、姜、梅手稿；到田涛家看书；日本文官沦陷北平买书290包；八条汉子八本书不如一个女流一枝笔；搬家搬书如苦役；“《文史》竞拍记”。

82 1997年

一月没买一本书；买书喝白酒生平第一遭；文载道自比“过时货”；猎书箴言“许它没有，不许你不到”；欺世盗名“藏书状元”卖奖品；《一百五十分钟访姜记》；梅娘题字“谢谢你替我们这一代保存旧作”。

91 1998年

“书生也疯狂”座谈会；《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读书版？》；胡从经激情赞诗稿；茅盾故居又得浮生半日闲；陪体育记者数九寒天逛潘家园；读“藏书记”每有会意欣然忘食；拍电视是烦心事；怀念刘广振老人为我集配旧刊；第一本书诞生记；冯建忠“创刊号”京城办展；

《周作人晚年书信》乞食晚年：“《小说月报》竞拍记”；《今生只为书癫狂——谢其章其人》。

107 1999年

《旧墨记》缘自“八道湾11号周启明宅”；喜得“新中国第一刊”；“我读老舍”三等奖；谁人识得何挹彭？《北京青年报》连载“京城书痴”。冯雷上门取走书稿；与马未都同场拍节目；《科学时报·读书周刊》召集作者会；北京电视台纪念《北京晚报》出报一万年；《藏书家》周晶约稿；卖书总赔钱。

118 2000年

新世纪的第1天；收书稿清样乐不可支；请姜德明写序买香蕉；《世界》虽名贵但不值十万元；巴山蜀水凄凉地；旧杂志1元1本近乎甩卖；北图善本室藏书票展1元门票有人嫌贵；收样书第一感觉不好；爱买书没爱人支持不成；“现代文学馆参观记”；老舍先生“丹柿小院”；赵丽萍签名售书悼陶金；上山入地游保定；“二十四小时泉城淘书记”；中国书店民国期刊超大规模展售。

137 2001年

横二条苦拼“创刊号战役”，琉璃厂拍卖竞争吴晓铃藏书；举牌不放流失《周作人书信》；老一輩搜罗周书之雅好“曾在我家”；开写旧

书收藏；柯兄修书技术过硬；刘福春送我《现代文学期刊漫话》；环城买报记；开会解决不了旧书业问题；郭立诚也是“北京通”；楼上漏水殃及吾书；偶遇王晓棠求签名；韦力买书仅十分之一耳。

152 2002 年

拍场得《夜莺》；终将梁得所《小说半月刊》买回家；插友聚会不谈书；“黄萍荪没见过鲁迅？”；三四十年代最要紧的三大文学刊物；“勤以赴遇书之会”；王世襄电话问《华光》旧事；赵兄得《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》堪称善本；当代藏书家数量之最；民间藏书展在鲁迅博物馆举办；一人岂可通古今？

174 2003 年

地摊交易仍是平民化藏书的最佳形式；肖老板赠书“打油诗”；韩石山力劝多写文章；陆昕书房旧色悦目；与止庵幸会北京电视台；吴兴文只字不提“非典”；报国寺走失《大美画报》；“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”；因祸得福聚敛几百册旧影刊；图片拥有什么权；大疫未影响“风景”出书；《一个工薪者的十年竞拍史》；《红玫瑰三十六图写尽世间众生相》。

204 2004 年

琉璃厂买旧书大伤自尊；旧刊物如旧档案打

开宜慎重；“故纸堆”开栏；平谷参观“世纪阅报馆”；访范用书房惊诧旧杂志之多之好；2.24—6.1“剪影”不足百日即出书；《封面秀》书稿交“作家”，开了收条；沪上一日二夜淘书记；“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”却是网络自由空间；《旧书信息报》讲座未冷场；谁的书史不辛酸？“从六分钱的小册子起步”；甜酸苦辣说稿费；张治中旧居里安巢的布衣书局；从“八道湾11号”流散出的上海《亦报》。

238 后记：夜半无人私语时